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詳校官修撰_臣錢 榮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_臣李 榮

謄錄監生_臣官懋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三

起肩維太淵獻盡重光亦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為

樞密副使

澶時連翻

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

復畏憚

鈔楚交翻後扶又翻

甲寅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為朔方節

度使党項酋長拓拔彥超最為彊大

酋應秋翻長知兩翻

暉至彥

超入賀

自其部落入靈州城以賀

暉厚遇之因為于城中治第

偽翻為于

下主為同治直之翻

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

質彥超於城中則党項諸

部不敢鈔暴于外故安

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

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

上時唐掌翻

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

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

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

唐主初受禪尊徐溫為太祖今復姓

李以溫為義父故
改廟號為義祖

已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

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

衰倉回翻
力鳩翻初喪

之禮自古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是依傍漢晉以日
易月之制居父喪母喪各二十七日故為五十四日

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

知證知諤
皆徐溫子

李建

勲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

建勲

妻徐溫女也勢利所在非
血氣之親而親長知兩翻

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

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

更工衛翻
昇皮慶翻

詔百官議二

祔合享禮

二祔徐李二
姓之先也

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

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

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

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

通鑑既帝晉此帝字與晉帝渾

殺此亦因江南舊史失于更定

吾自幼託身義祖

事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宗乾寧二年鄉

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

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

吳王恪死于唐高宗朝為房遺愛所誣引

非其罪也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

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

玄宗廟信安王禕有邊功峴相肅宗峴戶典翻遂

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

異曰考

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昇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瑊苗裔江南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為安吉若將吳將李神福攻永錦軍過湖州虜昇歸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假子以識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識劉恕以為昇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

唐主又

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

陛下生於大德已五十年矣

大德唐僖宗末年之號言唐主之生至是年為五十

年
遂從之

盧損至福州

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冊使閩今乃至於福州

閩主

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

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于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

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

睦其鄰不禮其賓

賓謂盧損也

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

會相見於上國耳

時假號偏隅者以中原為上國以余觀之林省鄒亦非善士有樊若水之

志而不得遂其志耳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

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己未詔歸德節

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

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無大功耻與之同制

制

制也黃忠有功關羽猶耻與之同列杜重威何如人劉知遠其肯與之同制乎英雄倔彊之氣大抵然也制

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

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

劉知遠時總宿衛諸軍

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十為唐

兵十餘萬所攻

事見上卷上年

危于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

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

聞音

非所

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

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君降心以撫其臣則臣亦自悔馴服勲舊強悍

之氣不容不爾

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

懷遠縣屬靈州趙珣聚米

國經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疆盛即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即賀蘭山

上遣

供奉官齊延祚往詔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

降戶江翻

上怒

曰朕踐阼以來未嘗失信于人彥忠已輸伏出迎延祚

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敕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

應免死

以其殺降失信繼此將無以懷遠人也

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

為奉化可汗

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會要回鶻自唐會昌間為黠戛斯所破西

奔居于甘州梁乾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鄭綽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干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若據會要則仁美當作仁裕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

欲改其本姓從國姓以自親不

許 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梁太祖以來軍國

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

梁與崇政使議唐與樞密使議崇政使即樞密

使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治直帝職也

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

專橫事見唐明宗紀橫戶孟翻

故即位之

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

不稱旨

劉處讓據桑維翰樞密使見上卷上年稱尺證翻

會處讓遭母喪甲申

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

從恩為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詔工部郎中顏

衍並罷守本官

鄭樵氏族畧曰帝王世紀舜為堯司徒支孫氏馬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也二人

本官倉部工部也衍若早翻

然勲臣近習不知大體習于故事每欲

復之

史言帝王命相當悉委以政事不當置樞密使以分其權

帝以唐之大臣除

名在兩京者皆貧悴

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卷元年悴秦醉翽

復以李專美

為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為兵部尚書馬胤孫為太

子賓客房曷為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 閩王忌其叔

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

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

詰去吉翻

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

帥諱曰率

并其五子閩主用陳

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

道家以上清玉清太清為三清

以黃金數千

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
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申加楚王希

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

梁開平四年已嘗加楚王殷天策上

將軍今晉復以命其子希範

辛亥唐徙吉王景遂為壽王立壽陽

公景達為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

懷王徐知諤卒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

防衛甚嚴

泰州本楊州海陵縣吳乾貞中立制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為泰州 考異曰十國紀年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為匹偶江表志讓皇子及五

歲遣中使拜官賜朝服即日而卒按唐烈祖受禪使讓
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之名若惡楊氏則滅之而
已何必如此之迂也他書皆未
之見不知紀年據何書今不取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

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

康化軍亦吳於統內所置節鎮
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考

乙丑以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固

辭請終喪

終讓皇
之喪也

從之

唐主將立齊王璟為太子固

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

書事昇揚二州牧

南唐以昇州為西都揚
州為東都故二州置牧

閩判六軍

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

繼裕

更工衛翻

以弟繼銘判六軍去諸衛字

去羌呂翻

林興詐覺

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

行伍

行戶剛翻

性粗率

粗與廳同

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

兵彊馬壯則為之耳

安重榮廳暴一夫耳使其彊梁亦何所至然其所以彊梁者亦習見

當時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

府廨有幬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

右曰我能中竿上龍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

廨古隨翻高居號翻

中竹仲翻

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

見上卷

戒之曰

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

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

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分扶問翻爲執

政所可否可者則從之否者不從也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

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

甲辰徙遇爲昭義節度使鎮定接境恐其合而爲變徙令稍遠以離析之乙

巳閏北宮火焚宮殿殆盡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

行之三年令薛融等詳定編敕今始上而行之上時掌翻丙辰敕先令天下公

私鑄錢

見上卷上年

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

專令官司自鑄

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于兩都與民爭利帝

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爲彰德節度使兼侍中初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

王都之難

謂囚處直也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元年難乃旦翻

至是義武缺帥

皇甫遇徙潞故

義武缺帥帥所類翻

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

之法

我朝契丹自謂也朝直遥翻

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

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

怒復遣使來言曰

復扶又翻

爾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

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

節度使廷胤爲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

厭於涉翻又如字

契丹

怒稍解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

閩王審知

廟號太祖從才用翻下同

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爲腹心號宸衛

都祿賜皆厚于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

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爲長夜之飲強羣臣酒

好呼到翻
強其兩翻

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

伺相吏翻

從弟繼隆醉失

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

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

武夷山在

建州崇安縣南三十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小名武夷相傳即神仙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岸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挿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且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而傳以尋為仙也武夷山中有道士觀閩主蓋置延義於觀中尋復召還幽于私第

復扶又翻

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

朱文進光山連重遇

數所角翻永泰縣屬福州晉分弋陽置西陽縣宋孝武大明初置光

城縣梁於縣置光州後廢州置光城郡隋廢郡置光山縣仍置光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連重

遇之先蓋與王潮兄弟同入閩連姓也左傳齊有連稱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

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

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邲

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

帥讀曰率

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于瓦礫中呼萬歲

礫即擊翻

復召外

營兵共攻閩主

復扶又翻下同

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

如宸衛都

李后李春鸞也如往也

比明

比必利翻

亂兵焚宸衛都宸衛

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

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

于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

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

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

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阬莊飲以酒醉而縊之

還從宣翻

又如字飲于禁翻

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奔吳

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

更工衛翻曦王審知少子

也
改元永隆

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即晉天福四年也

周世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越備史及運歷圖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啓運圖通文四年己亥

閩七月延義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辰被弑林仁志閩國人載延義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士人撰錄

圖書多不憑舊文出于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事亦有抵牾者高遠敘事頗有本末余公綽雖在仁志之後然

亦閩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曦既立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其臣爲三公平章事按晉高祖

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曦威武軍節度使閩國王是曦先已自稱閩國王紀年脫漏耳

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弑閩主赴于鄰國謚閩主曰聖

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

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問古苑翻

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

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

人殺之

陳守元盡惑閩主者二世其死晚矣

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

罪而斬之

數所具翻蔡守蒙賣官見上卷上年

閩王曦既立遣使誅林興

于泉州

林興流泉州見上六月蜀本誅作追

河決薄州

薄州當作博州

八月

辛丑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委上

相

舊制凡宰臣更日知印

由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帝嘗訪以軍

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

斷丁亂翻

臣書生惟知謹守

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爲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

貴詣第省之

省恙景翻

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

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比 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爲天

下兵馬元帥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將錦州

蠻萬餘人寇辰澧州

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陞黔中觀察爲黔南節度後號武

泰軍時屬蜀境巡內言在巡屬之內也將當作獎唐長
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縣置舞州開元十三年

以舞武聲相近更名鶴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厯五年又更名獎州辰澧時屬楚黔渠今翻又其廉翻

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辛未楚

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勅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

衡山兵五千討之

勅渠京翻廖力救翻今讀從力弔翻帥讀曰率

癸未以唐

許王從益爲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從益于

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王淑妃明宗次妃也故后事之如母

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

是年十月閩

遣鄭元弼隨虛損入貢至是達大梁康宗遺執政書曰而康宗已於閩七月爲閩人所弑矣

遺于李翻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

言中

國屢易主也

致東海之風帆多阻

言由比不修職貢

又求用敵國禮

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

網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

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

弼恩獄

下戶嫁翻

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

使綽之女也

路振九國志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為元瓘娶綽女按

薛史梁貞明四年泰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秦州雄武軍也鏐傳又曰鏐恃崇盛分

兩浙為數鎮其節制署而後秦則其國內節帥皆稟朝命也

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

聲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于鏐

為于

偽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

禮家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不妬忌而廣

嗣續故鏐喜其有託

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傳弘侖許氏生弘

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僊弘億弘偓弘仰弘信

傳子損翻

倬徂冬翻倬昌六翻僊仗咸翻

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于帳前

坐諸兒子上而弄之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伊扎

來使遂如吳越

如往也使疏吏翻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

是年

夏加天策上將軍至是始開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

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雅等

十八人為學士

倣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路振九國志載李鐸滿起曹枕李莊徐收

彭繼英裴頡何仲舉孟玄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弘節劉蕭洙彭繼勳併拓拔恒等四人凡十八人恒戶登翻劉

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弃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勅

為梯棧上圍之

棧士限翻上時掌翻

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

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

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

為賢厚恤其家

十二月丙戌禁初造佛寺

初與創同初亮翻前

所無而今創為之者禁之

閩王作新宮徙居之

閩北宮燬于火曦改作新宮而徙居

之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于漢主曰

自馬后崩

漢主娶于楚唐清泰元年馬后殂

未嘗通使于楚親鄰舊好

不可忘也

劉馬通姻故曰親潭廣接境故曰鄰好呼到翻

因薦諫議大夫李紆

可以將命

紆音舒

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

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

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五年春

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

見賢通翻
使疏吏翻

元弼曰王昶蠻

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

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

弼等

考異曰洛中紀異云昶既為朝命所責乃遣使
越海聘于契丹即將籍沒之物為贄晉祖方卑辭

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放其使
人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既而昶又遣使于契丹求馬
由滄濟淮甸路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昶
以天福四年閏七月被弑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獄昶安
得知而告契丹今不取

楚劉勅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

而攻之愁帥麾下逃入獎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嵩帥

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于楚

為彭師屬盡節于馬氏張本帥請曰

率

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

北都自後

唐以來建于太原

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

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

稱尺證翻

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

屈節之有上悅

劉勅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

于便地

便地者徙近楚境便於制令

表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勅

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

漢馬

援為伏波將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高居號翻入地六尺銘

誓狀于上立之溪州

今辰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即馬希範所立也天策府學士李

弘臯為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平陵還平陵蓋楊

璉之父讓皇陵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使然也路振九國志曰楊

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追封諡曰弘農靖王因楊氏其先舟大醉一夕而卒

封為弘農王諡曰靖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

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數所角翻曦怒復書罵

之遣親吏紫翹監建州軍

史昭曰紫當作鄴風俗通教漢有梁令鄴鳳監古銜翻

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

按福州西北與建州鄰關主蓋置南鎮軍于福建二州界扼往

來之要故是後王延政攻南鎮而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人爭据延政陰事告于

曦

据君運翻

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

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

就攻之敗其戍兵

訶虎何翻敗補邁翻下同

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

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達吳行真將兵四萬

擊延政師達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于城南皆阻水置

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于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

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

宣州寧國軍時屬南唐吳越使仰仁詮遙領耳

當時列國自相署置多此類仰姓也何氏姓苑有此

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

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于

茶山斬首千餘級

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謂之鳳凰山北苑茶焙即其地

安

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為鄴都留守徙彥威為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為昭義節度使

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昭義

遼沁二州自唐

以來本屬河東節度沁平鵠翻

徙建雄節度使李德珣為北都留守

珣昌

終翻守式又翻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從進恃其險

固

襄陽之地正得屈完所謂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之險故安從進恃之以傲朝廷

陰蓄異謀

擅邀取湖南貢物

湖南貢物馬希範所進者也

招納亡命增廣甲卒

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諫皆殺之及王建立

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青州以待卿

青州平盧軍

卿有意

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

襄陽在漢水之南

臣即赴

鎮帝不之責

帝非姑息之主也憊然內顧其所以取中原者而思其所以守中原者畏首畏尾故

諸鎮之桀驁者皆視有而撫馴之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

涉水潛入潘師達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

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達

建安漢治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州

其衆皆潰

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

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

吳分建安置南平縣

晉武帝改為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鎮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鎮今南劍州治所即其地九域志南劍州管下有

順昌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校鄉地也吳永安三年置將樂縣隋併入邵武唐

置景福二年又置將水鎮改
為永順場尋立為順昌縣
自是建州之兵始盛夏

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
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鉄業判度支

度徒洛翻

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為安遠節度使

以代李金全也

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傳卒

傳子損翻

吳越仰

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

犒若到翻

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延政懼

見仁詮

逼城而屯有圖建
州之心是以懼

復遣使乞師于閩王

復扶又翻

閩王以泉

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

吳越

所謂歸曲以直責也

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食盡

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

夜遁胡漢筠既違詔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

訴諸朝

賈仁沼死見上卷二年朝直達翻

及除馬全節鎮安州代李金

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

進奏吏謂安遠軍進奏院

之主吏在大梁者也

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以為必有

異圖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于唐金全從

之

說式芮翻

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宋

陳蔡曹濮申唐之兵討之

如此則河之南濟之西諸鎮之兵盡發矣單音善濮音卜

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為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李金

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

降戶江翻

唐主遣鄂州屯營

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

處昌呂翻

唐主遣客省

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

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

古者盟誓坎用

牲加載書于上軟血以質諸天地鬼神宗廟之祭燔蕭
合馨香而已至于灌獻尚鬱食品用椒荀卿言芬若椒
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馥即官舍雞舌香秦事西京雜
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官
典職尚書郎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皆未以奉鬼神
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燕嬰香多品疑皆後人傳會而
言之宋范照作香序備言諸香以譏評時人至其作後
漢書亦不載漢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于魏晉
已下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
也祀地用上和香注云以地于人近宜加雜馥即合諸
香為之言不止一香也周主璘之
舉大號尊其父雷知墓為宣陵

然兄弟相猜恨猶如

故 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

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

妓渠綺翻

承裕入據

安州甲辰馬全節自應山進軍大化鎮

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界梁分

隨縣置永陽縣隋改曰應山唐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應山縣

與承裕戰

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午安

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

唐兵于雲夢澤中

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白曰安

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城古城置雲夢縣敗補邁翻

虜承裕及其衆

唐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

及其衆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

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盧文

進之奔吳也

事見二百八十卷元年

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

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

陳請曰陣

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

剽掠

自文進至此皆言唐主相吳時事也殿丁練翻剽匹妙翻

及李承裕逆李金全

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

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救之不熟也

惋烏貫翻唐主生于兵間老于兵間

軍之利鈍熟知之矣其惋恨者誠有罪已之心惜不能如秦穆公耳至馮延巳輩乃訕笑先朝至于感國殄民而後已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杜光業等至聞知延巳之謂矣後之守國者尚鑒茲哉杜光業等至

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于淮北遺帝書曰邊

校貪功乘便據壘

復扶又翻遺唯李翻校戶教翻

又曰軍法朝章彼此

不可

言律之以軍法則喪師者此所必誅盜邊者彼所不恕繩之以朝章則兩國皆不可容之立于朝也

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

九域志宿州蘄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

至渦口則濟淮矣金人疆域圖桐墟在宿州臨渙縣

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帝恚

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

舊將

蓋從起於晉陽者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

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

將卽何亮翻

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

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卽唐都昌縣山北卽唐之潯陽縣都昌今

南康軍軍城北十五里卽廬山

還勞之曰

勞力到翻

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

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

肉為馐何為蔬食宦者慙服

馐側吏翻饈肉為之唐主之察衛嗣君之儔也倉

吏歲終獻羹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

軍安得羹餘邪

羹延面翻培蒲侯翻

秋七月閩主曦城福州西

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凡度萬一

千人

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則閭閻至今存可也

乙丑帝賜鄭元弼等

帛遣歸

遣歸閩也去年十月因之今釋而遣之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

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

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

誚才

笑已已詔贈賈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于安州

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李金全為姦將所惑背父母之國委身于他邦

其見薄宜也

丁巳唐主立齊王璟為太子兼大元帥錄尚

書事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

范延光仕唐先

有私第在河陽

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

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

當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楊光遠為元帥必

有以陵暴之故懼其為子孫之患

秦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

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

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

嗚呼

財之累人如此祕瓊以是而殺董溫琪之家范延光復以是而殺祕瓊揚光遠又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卒不免財之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

賜鐵

券見上爾父子何得如此已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

卷三年

馬至浮梁擠于河

上時掌翻擠子細翻又子西翻

光遠奏云自赴水死

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于為

偽制

唐齊王璟固辭太子

位居嫡長則當為太子辭之非所以繫臣民之望也九

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丁卯以翰

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

是年二月劉知遠代安彥成鎮魏州

辛未

李崧奏諸州倉糧于計帳之外所餘頗多

計帳謂歲計其數造帳以

申三司者倉吏于受納之時斛面取贏俟出給之時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與為弊至今然也必般量而後知其所餘而般量之際為弊又多竊

意李崧亦因時人既言而奏之耳

上曰法外稅民罪同

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不知當時所謂痛懲者為何畢竟言之而不能

行

翰林學士李濟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

學士併其職于中書舍人

惡烏路翻常是時樞密直學士既罷僅有翰林學士尚為

親近儒生李濟之酒失罷之是也因而罷翰林學士非也

濟濤之弟也

楊光遠入

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

未之賞

圍魏見上卷二年三年

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

數人為刺史

所以分楊光遠之黨而弱其勢

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度

使進爵東平王

開運之初楊光遠遂以平盧叛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

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壬寅唐大赦詔中

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智永以四

星聚斗分野有災

分扶問翻

勸唐主巡東都

勸之東巡江都

乙巳唐

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

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

泰州漢時吳國之海陵倉地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唐初置吳

州更海陵縣為吳陵縣武德七年廢吳州復為海陵縣南唐升為泰州

丙午罷仁規為扈

駕都部署覺始用事

為陳覺亂唐政張本

庚戌唐主發金陵甲寅

至江都

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

言已未嘗稱大號稱大號者王昶之

為也

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王

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

還從宣欄又如字

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張延翰卒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

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

年亦卒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

見二百八十年卷

由是

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

重榮復誘之

復扶又翻
誘音酉

于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

五臺來奔

歐陽脩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為吐
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唐

末其首領有赫連鐸為大同節度使為晉王克用所破
部族益散處散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之時吐谷渾為
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海不復有吐谷
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徙居雲蔚之間自五
臺來奔蓋取飛狐道奔鎮州也宋白曰吐谷渾謂之退
渾蓋語急而然聖歷後吐蕃陷安樂州其衆東徙散在
朔方赫連鐸以間成元年將本部三千帳來投豐州文
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沔移鎮河東遂
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其後吐谷渾百姓皆赫連之
部落赫連鐸為李克用所逐歸幽州李匡儔遂居蔚州

界部落代建其氏不常白承福自莊宗後為都督依北
山北石門為柵賜其額為寧朔府以都督為節度使

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為契丹誚讓不已
帝憂悵而殂張本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

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索山客翻
吐谷渾既

仇視契丹雖逐之不去其
後劉知遠遂殺之以為資

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

請于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

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

富沙王

建州本漢治縣地後分治地南部曰建安唐置
建州州有古富沙驛又南劍州管內有富沙里

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二月壬辰作浮梁于德

勝口

是為瀘州河橋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

張式素為彥澤所厚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

從而讒之

射而亦翻惡鳥路翻

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

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

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

恐致不測

是以反而脅上也

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式至涇州彥

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

斷音短父子之道天性也張彥澤欲殺其子其於天性何

有張式其所親者也以諫而殺之極其慘酷其于所親
亦何有晉祖欲以君臣之分柔服之難矣此其所以貽

負義侯
之禍也

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

趙珣聚
米圖經

涼州東至會州六百里西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
百六十里北至故突厥界三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
而里數之
蜀自建國以來唐清泰元年蜀建國節度使多領禁

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

治

斂力贍翻
治直之翻

民無所訴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

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

蜀以東川為
武德軍以定

董瑋克梓州取武
有七德以為軍號

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

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
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
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
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
江軍使之各知節度
事非正帥也夏四月閏王曦以其子亞澄同

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
通謀汀建接壤
故疑之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

喜以歸唐主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為宣徽副使

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琬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

福入朝

既遣張澄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者矣而又容其酋長入朝豈非容其大而逐其細歟晉高

祖之與契丹主以街相遇者也琬昌中翻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

道以通契丹帝不許

契丹求假道以通淮浙晉無所不可至唐求假道以通契丹則不許

之隨其所輕重而應之也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天

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

分扶問翻

兵革稍息及

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

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

比毗至翻難乃旦翻舊疆謂咸唐時疆土

也此豈易恢復邪宜
唐主之不從之也

唐主曰吾少長軍旅

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

見

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

復扶
又翻

使彼民安則吾民亦

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

不許

史言唐主能
保境息民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

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為聲援

自金商取道均
房則至襄陽

丁

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出

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

水運曰漕陸運
曰輓輓音晚

蜀主乃

辭之又求援于荆南高從誨遺從進書

遺唯
季翻

諭以禍福

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
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成德節度

使安重榮耻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

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使並疏史
翻為于偽

翻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伊喇伊戶結翻
刺來達翻遣騎掠幽

州南境軍于博野博野縣屬定州宋雍熙四年以其地
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軍天聖

七年改永寧軍金陞為蘇州其疆
域圖云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上表稱吐谷渾兩突

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眾歸附兩突厥東突厥西
突厥也帥請曰率党項

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

党底朗翻

又言

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

上秋謂七月

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

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

朔州信非節鎮

蓋契丹所置也

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

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

不再來諸節度使没于虜庭者

此謂趙德鈞董溫琪楊彥珣翟璋等

皆延

頸企踵以待王師

企去智翻舉踵不至地也

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

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

厭於

鹽翻

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

遺唯季翻

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

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

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

去年劉知遠自魏來

朝時尚留大梁

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

廷重違其意

重難也

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晉陽之難而有

天下

難乃旦翻

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

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

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隣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

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

此謂降楊光遠虜趙德鈞時也

其君智勇過人

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蕃息

蕃音煩

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

敵也且中國新敗

謂張敬達晉安之敗趙德鈞圍柏之敗

士氣彫沮以當

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

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

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于奔命鎮定之

地無復遺民

幽涿瀛莫既屬契丹鎮定滄景悉為邊鎮滄景之地近海卑下又多塘泮虜騎不可

得而入其入寇多依山而趨鎮定故其地為虜衝

今天下粗安

粗坐五翻

瘡痍未復

府庫虛竭蒸民困弊

蒸衆也

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

間古覓翻

而自啓豐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

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

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

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

替屈辱孰大焉

桑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言之一時之論也

臣願陛下訓農

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豐而動

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

必屏

郅翻主帥赴闕謂劉知遠來朝帥所類翻

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

勇夫重閉之義

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重閉左傳中公巫臣之言藏祖浪翻重直龍翻

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

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比毗至翻懣音悶醒先拔翻醉寤也

卿勿

以為憂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

召繼業還賜死于郊外

福州之郊外也城外三十里為郊蓋殺之野也

殺其子

于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

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下戶嫁翻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

涉之從弟也楊涉為相於唐梁禪代之際從才用翻時年八十餘國人哀

之自是宗族勲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

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章州司戶被皮義翻

昇音余又羊茹翻觀初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于國

計使南安陳匡範南安縣隋置唐屬泉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匡範請曰

進萬金贐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贐

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

賈音古屬之欲翻

明珠美玉求之可得

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

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

幾居豈翻贐悸共季翻

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

貸帖貸錢之文書也

贐大怒斲

棺斲其屍棄水中

斲音短

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為國計使

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

紹頗請令欲

仕者自非陰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

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唐主自以專

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

此王莽隋文帝之故智也奸以雜事成與不成有幸不幸耳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勲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勲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

下音戶嫁翻建勲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

辰罷建勲歸私第 帝憂安重榮跋扈已已以劉知遠

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

去年以遼沁隸昭義

軍沁平鵠翻

以北京留守李德珣為鄴都留守知遠微時為

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

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遺唯李翻不念惡惡故衆

心大悅為劉知遠自河東成大業張本

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

幾居

依翻

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機取之

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

唁魚戰翻耶生曰唁

賙音周振賙之也

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

既稱皇矣

又領威武節度使古之私立名字者無此比也

與王延政治兵相攻

治直之翻

互有

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

屢請息兵脩好

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為泉州治所好呼到翻

延政不

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

慢

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

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

繼嚴得衆心罷歸斂殺之

惡烏路翻

八月戊子朔以開封

尹鄭王重貴為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

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

能

此希上指而薦之也

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

知遠由是恨二相

為馮道不用於漢
李崧見殺張本

重威所至黷貨民

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

之多也壬辰帝發大梁 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

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

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

謂重榮降帝于
晉陽從此得富

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

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

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

通謀

安從進反而重榮亦反矣

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

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

當擇宗人長者立之

監古衍翻斷丁亂翻屬之欲翻語牛倨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德

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

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

年五十五初

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

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

惲於粉翻

或告惲謀立弘侑德

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于幕下壬子惲入府執

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

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

年十四

歐史曰
年十三

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

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

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

姦伏人不能欺

摘他
狄翻

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

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

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復方目翻除免也史言
弘佐雖少而敏於政

辛酉滑

州言河決

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奏

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州充濮州界皆為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剛下流皆涸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浸及濮州耳

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

使楊彥珣使于契丹彥珣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

彥珣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

丹主怒乃解閩主曦以其子瑯邪王亞澄為威武節

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樂音洛

劉知遠遣親將郭

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

時朝廷陽為逐吐谷渾而陰撫納之又懼

契丹知之而怒之也不敢明降詔書故劉知遠承帝密指使耶威稱詔指以說之將即亮翻說式萬翻酋慈秋翻

長知兩翻

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

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

還從宣翻安重榮小字鐵胡

今欲

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

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

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

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

言吐谷渾若助安重榮重榮敗

亡之後吐谷渾南不可歸契丹晉北不可歸契丹承福懼冬十一月帥其衆歸于

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

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嵐盧含翻

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

雲州大同軍時已屬契丹

取其精騎以隸麾

下

為劉知遠殺白承福張本

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旦

契苾同起兵旣而承福降知遠達旦契苾亦莫之赴

當

割

重榮勢大沮

沮在呂翻

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

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書閩同平章事以別他國之相

帝之

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

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

宣出於樞密院敕出

於中書門下時升樞密院於中書空苦貢翻

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

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

延翰以聞

九域志襄陽北至鄧州一百七十八里東北至唐州二百五十里

鄭王遣宣

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聖都指揮使郭金

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于

葉縣以討之

漢有葉縣中廢隋復置葉縣唐屬汝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葉式涉翻

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

厥九勿翻

丁丑以西京留守高

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

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海為先鋒使陳思讓監焉

監古衍翻

彥筠滑州人也庚辰以鄴都留守李德珣權東京留守

召鄭王重貴如鄴都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

暉據牙城拒之

鄧州牙城也

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

花山

九域志唐州湖陽縣有花山銀場按花山在湖陽北

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

之速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

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唐主性節儉常躡蒲

屢盥頰用鐵盞

躡尼輒翻織蒲為屨江淮之人多能之頰呼內翻澡手為盥滌面為頰

暑

則寢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醜宮人服飾粗畧

粗讀曰麤

死

國事者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

稅

行下孟翻

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

皆以稅錢為率

調徒鉤翻斂力贖翻

至今用之唐主勤于聽政以

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

復扶又翻樂音洛躁則到翻

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

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二

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為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珣
為東都留守 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荆南

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

至南津

漢水南
津也

楚王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

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佖

之子也

張佖與楚王馬殷同起事者也少詩
治翻艦戶點翻艘蘇遭翻佖其吉翻

安重榮

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南
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

揮使相得歡甚

散志
重翻

重榮鎮成德

二年安重榮
始帥鎮州

彥之自

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忌

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

陳請
曰

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

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

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

度使王清為馬步都虞候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兵

逆均州刺史蔡行遇

行遇者安從進
巡內刺史時
蓋以兵援襄陽
故遣弟逆之

焦繼

勲邀擊敗之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

敗補
音短

戊戌

杜重威與安重榮遇于宗城西南

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之西北一百七十

里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還指揮

使宛丘王重脣曰兵家忌還

還則敵得而乘之或士卒因退而潰亂故忌之陳請

曰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脣

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

偽為于翻

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

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胄及

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于輜重

中

重直月翻

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

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

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

是年五月楊彥詢使契丹

唐子冀

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

冀趙二州皆安重榮巡屬

漢主寢疾有

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

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讀若儼

庚戌制以錢弘佐為鎮海

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四

起玄默攝提格盡閏逢
執徐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

軍入城

碾魚寨翻水
碾水磴也

殺守陴民二萬人

陴類
彌翻

執安重榮

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

命漆之函送契丹

重直龍翻

癸亥改鎮州為恒州成德軍

為順國軍

鎮州本恒州唐避穆宗名改焉今以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又改軍號恒胡登翻

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以杜重威為

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恒州府庫重威盡

有之帝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為副使瑜

為之重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

少詩照翻為之于偽翻斂力贍翻勝音升

張式父鐸詣闕訟冤

張彥澤殺張式事見上卷上年

壬午以河陽節度

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 閩主曦立皇后李

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

愎蒲
逼翻

曦寵而憚之

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

何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

校戶教翻
鄜方無翻

二

月癸巳以重建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間胡人也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

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

中書門下省

更工
衡翻

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

齊王璟參決

所以制宋齊丘

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

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

夏戶雅翻

齊丘

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

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為節度使三月閩主曦立

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樂音洛

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

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

調徒鈞翻

還至陝

自涇

州代還至陝還從宣翻陝失丹翻

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

斷音短

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

五千餘戶

王周代彥澤故得奏其在鎮事

彥澤既至帝以其有軍功又

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

歐史張彥澤與帝連姻又討范延光有功

夏四月已

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

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

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

慝莫辨

詰去吉翻問也讓責也慝吐得翻

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

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為陛下惜此惡名

為于

偽翻受獻而釋有罪是惡名也

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

湔則前翻疏奏

留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

鄭從讜見唐傳
宗紀讜音黨

庚申刑部郎

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

伏閣者伏閣門下奏事閣

門使以聞

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

階武散階爵級封爵之級

張

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

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

復扶又翻兩省官中書門下省官也

奏彥

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

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不死

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

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
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
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

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

為張彥澤為契丹用以殘滅晉國李濤詣彥澤而不懼張本

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

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

少詩照翻

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

王翽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

為弘熙殺弘昌

及翽張本翽求仁翽

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

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蕭益引經義以沮立弘昌之義長知兩翻

丁丑高祖殂

年五十四

高祖為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

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

好呼到翻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蓋本洛州刺史

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刺史之任耳

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

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

解剗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

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潜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

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

自劉龔之

後專任宦者謂百官為門外人傳至于銀而國亡矣

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

更工衙翻玢府中翻

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

妃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計

五月己亥始有疾

悒乙及翻

己巳尊太妃劉氏為皇太后太

后帝之庶母也

徐無黨曰帝所生母也

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既罷

尚書省不復朝謁

復扶又翻朝直遥翻下同

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

勞力

到翻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

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

事見二百六十六卷

梁太祖乾化二年

今為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鳥喙如句踐難

與共安樂有之乎

越范蠡遺文種書言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句讀如

鉤樂讀如洛

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

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褊補子典翻

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

少詩照翻自古君臣之間豈無親故未有如宋

齊丘之挾舊矜功唐主之啟寵納侮者也

丙午以齊丘為鎮南節度使

踐洪州之約宋

齊丘本洪州進士寵之以衣錦也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

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

之

重直龍翻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取之久矣寡人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

既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從薛史

六月乙丑帝殂

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于鄴都

大內之保昌殿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

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

晉高祖託孤于

烈道與吳主孫休託孤於濮陽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

以為已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

以防姦人謀為變

初高祖

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

由是怨齊王

為劉知遠不肯入援張本

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高祖之庶母劉氏也皇太后曰皇太后

高祖之后李氏也

閩富沙王延政圍

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

九城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五里漳州西

至汀州五百四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浦水一名漳溪水唐垂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垂拱之泉州今之福

州也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九域

志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五十五里蓋王氏初置縣也尤口尤溪口也欲乘虛襲建州國計

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秋七月壬辰太皇

太后劉氏殂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

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

口尤溪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

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

頗皆遁歸 庚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

衛馬步都指揮使

賞其定策之功也為景延廣挾權制上構契丹之隙張本

勲舊皆

欲復置樞密使

罷樞密使見上卷上年

馮道等三奏請以樞密舊職

讓之

并樞密于中書故謂樞密院舊所典之職為舊職

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

縣民家

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為漢土郡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

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于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

人言而不見其形問閭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

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

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

元永樂

樂音洛

置百官攻掠海隅

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

遇賢年

少

少詩照翻

無它方畧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弘昌

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

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

縣多為遇賢所陷

東方州縣謂番禺以東州縣也即惠潮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惠州三百一十

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

道庠端州人也

高行周圍襄州踰

年不下

去年十一月高行周圍襄州事始見上卷

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

周王清言於行周曰

曲周縣屬洺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為鎮入雞澤縣

賊城已

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與奉國都指

揮使元城劉詞帥衆先登

元城縣帶魏州帥讀曰率

八月拔之安從進

舉族自焚

甲子以趙瑩為中書令閩主曦遣使以手

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

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

繼柔不能飲強之

從才用翻強其兩翻

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

斬之

王曦之醜虐孫皓之流也將即亮翻

閩主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

鈐錢百 漢葬天皇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自為

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

梁均王之貞明四年唐主始得吳政吳王隆演之十

五年也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

時唐以昇

元紀

庚寅行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為泉

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

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

詰去吉翻

屬之欲翻 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

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

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見賢通翻復扶又翻

幾居豈翻史言開主
賤之好貨甚于視

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

刺史劉傳

楚王希範作天策府

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

北造天策光政等一十六
樓及造天策勤政等五堂

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

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

丹砂出辰溪淑錦等州及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圖

經曰丹砂生深谷石崖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
白石也謂之丹砂床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

石榴顆狀若芙蓉頭箭鏃連床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
徹碎之新巖作牆壁入似雲母片可析者無石彌佳過此

則淘土石
中得之

地衣春夏用角簾

角簾剖竹為細篾織之藏節
去筠瑩滑可愛南蠻或以白

藤為秋冬用木棉

木棉今南方多有馬於春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交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

四裂中踊出白如綿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為布細密厚暖宜以御冬

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

陵在河南府壽

安縣廟號高祖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

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

蠶鹽所以裹繭唐天成二年勅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蠶鹽依

夏稅限納錢宋白曰周顯德三年勅齊州蠶鹽于秋苗上俵配謂之查頭每一石徵錢三十文滄棣濱淄青每石徵

絹一匹後齊州減徵一半五州所徵絹加倍先悉薦勸

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

者眾不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

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

遇欲增求羨利

羨延面翻

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

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

復扶入翻

其食

鹽錢至今斂之如故

五代會要時言事者請將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

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

每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于官場院難鹽雖多入戶鹽錢又不放免

民甚苦之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

李敏閩主昶元妃梁國夫人之

父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

有龍陽之寵也

十二月

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

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

夜宴光準醉忤旨

忤五故翻

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

中明日視朝

朝直遙翻

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

岳下獄

下戶嫁翻

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

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

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

此俚俗之常語

不必長大

曦欣然命梓維岳下殿

梓昨沒翻

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

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

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景延廣之

議因三年契丹主令高祖稱
兒皇帝用家人之禮致書也

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

之有

偽翻

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

擐音宦

與契丹戰於

時悔無益矣

於時者於其時也

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

延廣議

卒子恤翻

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

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

壽欲代晉帝中國

趙延壽父子欲帝中國之心已見於屯圍柏之時

屢說契丹擊

晉契丹主頗然之

說式芮翻為契丹入寇張本

齊王上

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全

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命之

前蜀主王衍使宦者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孟昶不能

以前蜀之亡國為鑒乃引王承休為比以崇秩宦官其國至宋而亡晚矣國人非之帝聞契

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己丑至東京

帝即位於鄴都保昌殿樞前至

是始還汴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遺唯季翻

唐宣城王

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

烈祖即謂唐主唐主崩廟號烈祖通

鑑因其國史成文書之

宋齊丘亟稱其才

亟去史翻

唐主以齊王璟年長

而止

長知兩翻

璟以是怨齊丘

既以贊奔嫡之謀怨之又以爭權誤國怒之宋齊丘于是不得

免唐主幼子景暹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

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謂讓者數日种氏乘

間言景暹雖幼而慧可以為嗣

暹他歷翻种直中翻見賢遍翻請才笑翻間古覓翻

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

知即命嫁之

史言唐主明斷不牽于女寵

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

史守沖獻丹方以為神而餌之浸成躁急

自叔孫豹以來踐妖夢以自禍

者多矣

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勲建勲曰臣餌之數日

已覺躁熱况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

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辯中理者

中竹仲翻

亦斂容慰謝而從之

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

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

治直之翻去羌呂翻嗔昌真翻

何

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嘆以為至言凡唐主所賜予

予讀

曰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

為與

偽翻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道士

率奏章自謂上達於天史言王栖霞異乎扶術以干寵利者駕部郎中馮延巳為齊王

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

同府在已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

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孫晟密州高密縣人

奔南見二百七十六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如

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處昌呂翻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

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為國家

之禍耳延已歙州人也

歙書涉翻

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

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

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

頗感悟未及去

去羌呂翻

會疽發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

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

唐主密令醫治疾猶可曰欲以鎮安人心至于危殆召嫡長入侍乃出于醫師之意此可以為法乎治育之翻

唐

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

年五十六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

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

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

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

長知兩
翻聞音

問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

晟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

李蔚唐僖宗乾符中為
相蔚紆勿翻從才用翻

丙子始宣遺制

庚午至丙子
七日始發喪

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懼

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

端居私室以俟升遐

勅戶部翻
又戶部翻

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

烈祖相吳禁壓良為賤

買良人子女為奴婢謂之壓良為賤律之所禁也

令買

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外郎延魯俱在

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駁曰

駁北角翻

此必延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

自漢以來天子升選梓宮在殯

稱曰大皇帝

昔延魯為東都判官

東都留守判官也唐以江都為東都

已有此

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

出府金贖而歸之

為出于偽翻府金藏府之金也

故遠近歸心今即位

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為富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為然將

治延魯罪

治直之翻

臣以為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

章抹三筆持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

時留中章奏千餘道皆斜封一抹

凡章奏留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若

其言可行者則付外施行

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

聲

延魯以已私傳蓋遺制之罪明底其罰而改之不亦可乎史言唐烈祖高僖故常國有大故之時猶有能持正

以斷國論者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

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鋪州

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

州九域志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鄉置將

樂縣按漢無永安年號獨吳
孫休改元永安并樂音洛
延平鎮為鐔州鐔州今之南劍州是

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為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
平鎮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取寶劍化龍於延平

津以立州也宋朝混一始加南字以
別蜀之劍州鐔徐林翻又讀如單
立皇后張氏以節

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

兵部尚書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域志在建安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漢建安元年割建安

縣地為桐鄉十年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兼
舊桐鄉置建平縣晉太元四年改建平為建陽縣因山

之陽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潘承祐能諫王延政之日尋于爻而不能諫其舉大

號又僂眉而為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
之相亦復何也

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

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

斂力贍翻

增田畝山澤之稅

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

征之倍其常數

國人謂之楊剥皮

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趙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

以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為侍中

桑維翰始者居藩鎮而兼侍中

今入朝正為門下省長官

唐元宗即位

本名景通改名璟後又改名景

大赦改元

保大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

古者人君即位踰年而後

改元不忍遽改父之道也

尊皇后曰皇太后

唐烈祖后宋氏

立妃鍾氏為皇

后唐主未聽政

以居喪未御正朝聽政

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

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為如是其煩也

馮延巳時為齊王掌

書記

唐主為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

數所角翻

李建勲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

未定苟旁無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後果如李建勲之言

其僅保江南者幸也

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書

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為侍中

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節度于江州

唐主以

齊丘宗先朝勲舊故順人望召為相政事皆自決之徙

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初唐主為齊王

知政事

晉天福三年唐烈祖徙吳王璟為齊王若其輔政則始于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吳睿皇之大和

六年也此蓋言知唐政事時

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

懟

懟直類翻

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

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

以罪遷降

於外州者其州人謂之為遷客

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

生

幾居依翻

惟事夢錫如在朝廷

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

其罪必將復召用故敬之耳

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

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

與休寧查文徽

吳分歙縣置休寧縣後改曰海陽晉武帝改曰海寧隋改曰休寧唐置歙州九域

志在州西六十里查鉏加翻姓也何承天姓范已有此姓則江南之有查姓舊矣更相汲引侵

蠹政事

更工衡翻

唐人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

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

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

通顯

勤政殿學士蓋烈祖所置猶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稱尺證翻

後有立功者何以

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

幾居豈翻岑既

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

暴顯也

擯斥之唐

置定遠軍於濠州

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

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保男女而觀之

倡音昌保魯米翻

左

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

忤音五故翻

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

禹吳懷恩屢諫不聽

音潘

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

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

露體而投索之恐其扶懷兵刃也索山客翻

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

伎巨

綺翻

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

譚令禪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

好呼到翻少詩照翻晉府弘熙所居第也

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

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

等掖漢主因拉殺之

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拉盧合翻

盡殺其左

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

殿

帥讀曰率臨力鳩翻

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

晟漢主份之弟也更工衛翻

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

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

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

考異曰閩錄作尚
可殷今從十國紀年

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

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沈酗于酒惟婦言是
用商紂所以亡也嬖

早義翻又
博計翻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唐以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李建勲為昭武節度使鎮撫州

九域志吳
置昭武節

度于
撫州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

是年二月王延政建
國于建州號曰殷

入

其西郭既而敗歸

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

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

煩重力役無節二也

斂力

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

為民

兵則疲于征戍羈旅異鄉不得反其桑梓故愁怨

楊思恭奪民衣食使歸怨於

上羣臣莫敢言四也

楊思恭事見上二月

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

吏困民五也

謂置鏹州也

除道裹糧將攻臨汀

臨汀汀州也唐開撫

福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為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改為臨汀郡乾元復為州九域志延平

西至臨汀

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

唐都金陵吳越都錢

塘唐兵自撫信可以襲建州吳越兵自發衝可以襲建州

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

負者被刑七也

被皮義翻

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

數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隣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

也宮室臺榭宗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

殷王當削作殷主

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

其言

弒兄自立也
詢許拱翻

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

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弘

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

伺相吏翻候也
察也帥讀白率

突入掩
不脩

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

而得衆尤忌之

弘昌見忌事
始上年四月

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

詳考

本末雄武當作建武建武軍邕州

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初

閩主曦侍康宗宴

閩主祖廟號康宗

會新羅獻寶劍

新羅國之于閩國其

地在海東通使於閩

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

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

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

倓徒甘翻又徒濫翻徒敢翻復

扶又翻

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

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

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

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

彊戾

闕苦鑑翻姓璠音煩

排斥異己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

使章德安數與之爭

數所角翻

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

乙巳貶德安於處州

章德安受託孤之寄而為闕璠所制其才不足稱也

文慶于

睦州璠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

為吳越誅闕璠張本橫戶孟翻

璠

明州人

今明州猶祀闕璠謂之闕相公廟

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緣烈祖意

緣因也由也

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

陵尹燕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
平節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
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
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

更工衡翻為弘
冀毒景遂張本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

敗補
遇翻

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衆

踰嶺趨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

梁以百勝
節度使命

虔光稠淮南楊氏既并虔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改
虔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帥讀曰率趣七喻

翻

遇賢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

敗補邁翻

城門晝閉

遇賢作宮室營署於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

剽匹妙翻

匡浩

公鐸之子也

賈公鐸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三年

八月乙卯唐主立

弟景暹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暹

种夫人欲

立景暹見是年二月

唐主力保全之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

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弃

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

趙珣聚朱圖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

宋白曰綏州北至夏州三百六十里

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

太妃妃代北人也

帝既繼大宗則帝父敬儒為皇伯今尊生母安氏為皇太妃將以為誰之

妃

帝事太后太妃甚謹待諸弟亦友愛

高祖七子此時惟重膺在耳帝

敬儒之子也亦無兄弟見于史

初河陽牙將喬榮

考典曰漢隱帝實錄作喬榮陷蕃

記作喬瑩今從晉少帝漢高祖實錄景延廣傳契丹傳

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

為回圖使

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令之回易場也

往來販易於晉置

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

說式芮翻

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

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

謂救解晉陽之圍高祖遂以得中原

不可負

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

主

語牛倨翻而汝也

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

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

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

誑誘

誑居況翻誘以久翻

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

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

敗補邁翻

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

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

忘亟放翻

願記之紙

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

大怒入寇之志始決

景延廣建議稱孫不稱臣猶可曰為國體也因其師吏而取其貨財

則誤國之罪無所逃矣

晉使如契丹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

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

沮在呂翻

帝以延廣有

定策功故寵冠羣臣

冠古玩翻

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

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

事不敢言

劉知遠非不敢言蓋亦有憾於帝而不欲言將坐觀成敗因而利之也

但益募

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定難節

度使李彞殷奏李彞敏作亂之狀

難乃旦翻

詔執彞敏送夏

州斬之 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初高

祖愛少弟重脣養以為子

歐史重脣高祖弟也不知其為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為子

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少詩熙翻重直龍翻

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

濛女為其婦

安喜縣屬定州劉煦曰安喜漢中山之盧奴縣也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曰安喜

隋改為鮮虞唐武德為安喜定州所治也

重脣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

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

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

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殿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

不任大慶

任音壬醞陟衛翻祭而以酒酹地也斬焉衰經之中觸情縱欲以亂大倫又從而狎侮其

先何以能久

左右失笑

不覺發笑為失笑

帝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

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

如之何

恚於避翻魯昭公在感而有嘉容終以失國帝與夫人論於異域非不幸也

既正位

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王時為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

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漢主命韶

王弘雅致仕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

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

昌裕為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

復扶
又翻

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

賢奔衆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

陵市

去年七月張遇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亡史言依託怪妄之禍敗降戶江翻

十一月

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戊子吳越王弘佐

納妃仰氏仁詮之女也

仰仁詮見任于吳越王元璵詮且緣翻

初高祖

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

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

唐末宋州之

碭山縣梁太祖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縣後唐滅梁改為單州薛居正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輝州為

單州單音善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

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

此應州之金城縣地

遣內班賜光

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

內班蓋宦者也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通也

唐葬光

文肅武孝高皇帝于永陵廟號烈祖十二月乙巳朔

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

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

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翟

萇伯

甲寅徙揚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

登州平盧巡屬也

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

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

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

山後即媯檀雲應諸州盧

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齎盜糧中國自此胥為夷矣將即亮翻委延壽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

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

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趙延壽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

機淺也是為于偽翻

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

時置德清軍於澶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本舊澶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于舊澶州置頓丘鎮取縣為名至四年改鎮為德清軍開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

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

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

宋齊丘之嫌隙開于吳唐禪代之間權利啟人

爭心有如此者事見二百八十卷

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

而陳覺被疎乃出齊丘為鎮海節度使

陳覺者宋齊丘之黨唐主所親

任者也覺疎則齊丘無君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
側之助乃出被皮義翻

懟直類翻齊丘隱九華見二百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
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

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

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

第於青陽宋白曰青陽縣本吳臨城縣地赤烏中置隋
平陳廢臨城縣為南陵縣唐天寶元年分涇

南陵秋浦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
之陽也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里治直之翻服御將吏

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

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寧州即唐之南寧州也天寶末沒
于蠻唐末復置寧州于清溪鎮去

黔州二十九日行首
慈由翻長知兩翻

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

恩威羈縻而已 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

壩西距隴坻

壩而宣翻
坻丁禮翻

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

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

薊音計重
直用翻是

年秋七月以年饑
用不足括民穀

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磳不留其食

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徃徃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

民餒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

碓都內翻春也磳
五對翻磳也趣讀

曰促勅戶槩翻又
戶得翻勝音升

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

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

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

杜重威平安重

榮即用為恒帥帝即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國軍號亦新改恒戶登翻

威用判官王緒

謀檢索殆盡

索山容翻

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

其家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

稱出

援翻舉也復扶又翻難他弔翻

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

例為奏

援恒州例援于元翻

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

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唐節度使率兼觀察使節度之職掌兵觀

蔡之職掌民馬金節之不效杜威是矣
邠於善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

楚地多產金

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

自誇大

更於鹽翻
喜許記翻

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

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為銀槍都

少詩
照翻

宮室園

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

沈持
林翻

飾以金寶長十餘丈

長直亮
翻下同

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

為一龍其襍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賦

斂

襍防玉翻後周武帝製襍頭裁幅巾出四腳至今人
服用之唐人其脚向上至宋太祖始為放脚長直亮

翻 斂力 瞻 下同

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

賦而逃

行下孟翻 勝音升

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

民逃則有不耕之土

何從得穀乎史言馬希範不知稼穡之艱難

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

耕藝出租

藝種也

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

其業

民無安生樂業之心安能親其上而死其長乎

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

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

賈音古

布在列位外官還者

必責貢獻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强者為兵惟

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

訐居謁翻

至有滅

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

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

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

長知兩翻
藉慈夜翻

身

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

鼙部
迷翻

馳騁遨遊雕牆

玉食

張宴曰玉食珍食也韋
昭曰諸侯備珍異之食

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

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

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

淮南謂唐番禹謂
漢荆渚謂高氏溪

洞彭莫諸族
伺相吏翻

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

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後無令一旦

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恒請見去羌呂翻辭以

晝寢恒謂客將區弘練曰將即亮翻區豈俱翻又王逞

欲而懷諫懷蒲邁翻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人多謂閩家之人曰百口

今日千口者以其諸侯盛言之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復扶閩主

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班簿者簿記朝參名員朝士有不賀者

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劾戶

又戶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

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

記曲禮之言
上時掌翻

中丞儀刑百僚豈

宜加之箠楚

箠止
樂翻

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

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

以憂卒

開運元年

是年七月
方改元

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

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

邊藩猶言
遣鎮也

延

照思溫之子也

趙思溫本中國
人沒於契丹

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

要衝

先悉
薦翻

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

邵珂性凶悖

校戶教翻珂丘何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永清節度使王令溫

黜之

時置永清軍於貝州

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

而兵弱易取也

易以鼓翻

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

使吳巒權知州事

天福初吳巒堅守雲州以拒契丹故朝廷用之

巒至推誠撫

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

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

燒其攻具殆盡已卯契丹復攻城

復扶又翻

珂引契丹自南

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

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

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

符當作符鄭熊氏族畧曰魯頃公為楚所滅頃公之

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後漢有符融皇朝有以符彥卿望出琅邪非符秦之符也陳讀曰陣下同

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

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

軍右廂排陳使

陝失丹翻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

鴈門關即陜嶺

閩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恒戶登翻

成德節度使杜威

自安

重榮反死晉改成德軍為順國軍史以舊軍名書之耳

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

為陳禍福

偽翻為於

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疾故

爾

去年十一月楊承祚自單州逃歸青州

既蒙恩宥闔族荷恩

荷下可翻

朝廷

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復扶又翻

唐以侍中周

宗為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

詠為鎮海節度使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

傳位之議

始於去年七月燕於賢翻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

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

岑查文徽得白事

查鉏加翻

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

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

考異曰江南錄此敕在去
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

年云宋齊丘上
疏今從江南錄

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求見

見賢通翻曰臣

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疎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

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

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鳴咽

詩涕泗滂沱注云自
目曰涕自鼻曰泗

唐

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

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

及景陽樓耳

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於
樓下井中蕭儼引亡國以諫也

唐主怒

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

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

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幾居休翻

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

遺唯季翻

契丹已屯鄴都

時契丹屯于鄴都城外

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

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

難乃旦翻

是日高行

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

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

為罷景延
廣張本

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

在滑州西岸隔大河耳故奏其事

戊子帝至澶州

澶州時據德勝津

契丹主屯

元城

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歷二年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

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趙延壽屯南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蓋屯古殷城也

樂

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樂音洛

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

此契丹主所命也

契丹寇太原

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

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

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

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

蜀罷將相領節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六年蜀

主之廣政五年也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

好

復扶又翻
好呼到翻

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

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

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縣名

唐帶忻州

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

自鴉鳴谷出潞州東與契丹主

大軍合

殷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遣使遺

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

遺唯季嗣左傳
鄭子產曰昔高

華氏有二子伯曰關伯李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曦復書引周公

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

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為唐滅殷張本天平節度副使知

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

契丹九域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衍苦旦翻又音侃又與楊光遠通使往

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去年十二月

月連蔡行遇戌鄆州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

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薊音計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